紅樓真夢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回　應讖盆蘭孫登鳳沼　聯輝仙桂婦誕麟兒

下一回▶

話說探春來至上房，王夫人將所聞賈環之事告訴他。又道：

「眼下老爺因為這事，氣癱在外書房裡。儒太爺、大老爺和清客們都在那裡，我又不好去得。你想個說詞，把老爺請進來，我們大家勸他平平氣，想辦法要緊。不然，氣壞了身子，又怎麼樣呢？」探春答應：「是，」又道：「環兄弟本來下流，我料他要惹禍的。如今犯了得罪祖宗的極惡，就依老爺主意，活活的打死也是該的。只是他雖不肖，也是一條性命，打不死攆了出去，保不定又闖出什麼亂子。依我說，不如把他圈起來，不許出外見人，只當他死了一樣。萬一他自己悔罪知改，那不是老爺、太太的修積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想到這裡，所以找你商量。既你這們說，比我見的更透澈了，等一會子見了老爺，你先說說看。老爺若是聽了呢，總算他的造化。其實，管教兒子也不是容易的。你老爺平時不會管，一生了氣，不活活打死，也要打個半死。那是正經辦法呢？」

正說著，賈政咳聲歎氣的背著手踱了進來。他不許小廝們向上房說去，怎麼自己倒走到上房呢？原來代儒將賈赦請來，見著賈政，也勸了許多話，無奈都是三不著兩的，賈政聽了更氣，說道：「這孽畜背叛名教，得罪祖宗，還不該死麼？我若不打死他，連我也對不起祖宗了！」賈赦又道：「本來『名教『二字，宋人認得太嚴，其實，古人並不如此。你看齊侯通於魯夫人，就是他的胞妹，做書的何曾替他遮瞞？晉文公一代霸主，

娶的懷嬴還是他姪兒媳婦。那贓唐臭漢，什麼樣事情沒有？後人還說他文治勝過前古呢！自從宋儒學說盛行，把世上癡男怨女坑死了不少。物極必反，將來一定另有一班人出來，把名教迂論打破，改造成一種世界。你瞧著罷！」賈政道：「那麼著，人道就滅絕了！還能成世界麼？」

賈赦尚在信口胡說，還說道：「就拿環小子說，二老爺你就錯了。這們大的孩子，不給他娶親，又不給他放丫頭；再不然，放他自己出去挑一個合適的弄回家來，也就算了，偏都不肯。單叫他一個人耍光棍，怎麼怪得他狗急跳牆呢？」賈政心中大為不悅，卻不肯和哥哥吵嘴，只冷笑道：「依大老爺說，這畜生倒搶的對了。」清客們見賈赦愈說愈遠，也幫著從旁勸慰。東一句，西一句，更說得驢頭不對馬嘴。賈政聽了更煩，便借事走了進去。王夫人、探春連忙起迎。

賈政本來不告訴他們的，此時想起還是自己人痛癢相關。

就將賈環之事，氣烘烘的又從頭說了一遍。還說道：「這畜生除非死在外頭，若叫我找著了，非結實打死不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環兒這般混帳，真該打死。老爺身子要緊，不要因此氣壞了，倒不值得。你我都有了年紀，珠兒死了，寶玉又出了家，眼前就剩這個畜生。雖然有個好孫子，究竟隔了一層。」說至此，眼淚繞著眼圈，總也忍不住。

賈政生氣道：「我就是絕了後，也不要這禽獸做兒子。像他做的這些事，帶累我怎麼見人呢？」王夫人含淚說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『家醜不可外揚』。剛才三丫頭他先聽見了，想出一個主意：等環兒找回來，把他圈起，叫人看著，永不許他見人，也同他死了一樣。不然，打不死他，他又闖出去，不定還鬧什麼大亂子呢？」探春道：「環兄弟這種無行，死不足惜。

我是為老爺的聲名，若不把他罪惡揭穿了，人家要說老爺無故殺子。他犯的罪惡又是不可告人的，一說出去，咱們府裡的臉面可丟盡了。萬一被南城外頭那班瘋狗知道，還不定怎麼亂汪汪呢！倒是從嚴圈起，可免後患。」

賈政躊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慮得也不錯。只是人家那姑娘尚無下落，就肯白饒了我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女婿同五營的人都熟識，找營裡熟人掏他們的私窩子，把那姑娘救回來，送還了人家；那家子很窮，頂多再破費幾個錢，有什麼事不了？老爺儘管放心。」賈政道：「隨你們辦去罷。我是要臉面的，不要弄砸了。」

探春領命，當天便回周家去了。過幾天回來，稟覆賈政王夫人，果然已將此事辦妥。那賈沅見他女兒救了回來，骨子裡又得了好處，便也無話可說。只賈環聞信先逃，不知去向。賈政頓足歎恨道：「便宜了這畜生，這一跑還要鬧亂子呢！」究竟不知是那幫狐群狗黨得著信通知他的，還是探春夫婦背地裡放他走的？此是疑竇。

轉眼已到三月十六，正是接場之日。王夫人、李紈一早起來，又加派幾個得力家丁到舉場去接，都像擔著心事，惟恐或有閃失。可巧，那天賈蘭出場甚早，到了家裡不過未牌時候。

王夫人、李紈見了他自是歡喜，問長道短，搬東接西，忙亂了好一陣。賈蘭又去見了賈赦、賈政，拿出場作呈閱。賈政見那文章做得氣象發皇，理法細密，說道：「很有幾分可望。」又叫他謄了清稿，送給學裡太爺去看。原來場中首藝，欽命題目是「為政」一章，於賈蘭筆路本近，又受賈政之教，不敢矜才使氣，倒深合了當時的風氣。代儒閱過，又濃圈密點，加了批語，著實誇獎了一番，說是必中的。在候榜期內，仍舊用他的折卷工夫。

此時，王夫人卻因賈璉急欲回南，家事乏人料理，正在籌慮。原來鳳姐靈柩，那年由賈蓉運回南邊安葬。賈蓉於墓工本不在行，未免簡率，又趕上春令多雨，坍壞了一大片。賈璉得信，想起鳳姐生前好處，便要親自去修墓。先叫平兒回了王夫人，這天，又自至王夫人處商量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夫婦的情誼，去一趟是應該的。只是你那年送林妹妹回南，家裡全虧鳳丫頭撐著，後來鳳丫頭沒了，你上一趟台站，就鬧得七零八落。

如今可交給誰呢？我想平兒人還明白，一切情形也熟悉，只可叫他暫管幾天，橫豎你就要回來的。」賈璉道：「平兒的聰明跟著姪兒媳婦腳跟兒走，也還不大離。只是一件，他雖扶了正，地根兒原是丫頭，這些小廝們還轄得住。那管事們大爺、大奶奶的，誰還把他看在眼裡呢？姪兒記得那年姪兒媳婦病著，請了大嫂子、三妹妹，又添了如今的寶二奶奶，你們三個人協同照管，倒整頓了好些事。姪兒的意思：留三妹妹在家裡，同著大嫂子辛苦幾天，也叫平兒幫著，有什麼不接頭的，問平兒就得了。等寶二奶奶免了身，滿了月，請他一起管著，再放三妹妹家去。太太看這主意可用得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想得很不錯。不過，只有一兩個月的事，何必這麼大搗騰呢？」賈璉道：

「這也不僅是暫時的事，就是姪兒回來，外頭由姪兒對付著，裡頭有他們幾個人商

量著辦，太太也省好些心呢！」王夫人聽他說得有理，便打發丫頭找李紈、探春來商量，一面仍和賈璉說些南邊應辦之事。

一會子，李紈、探春同至上房。王夫人便說起賈璉不日回南，家裡事要他們幫同照管。李紈道：「我是不大會理家的，從前也只應個名兒，一切事全仗三妹妹、寶妹妹。若是三妹妹回去，我一個人可辦不了！」探春道：「大嫂子說不會理家，我又何曾會呢？既是沒有人，說不得也只可釘著。可是，這幾天親家老爺陛見完了就要回任去，我倒得回去瞧瞧。等他老人家走了，我就多住住也沒有什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這們著罷。璉兒，你遲幾天再走。」賈璉道：「姪兒走的前頭，也還得料理料理。太太先和老爺說定了，姪兒再請示罷。」說罷，先自退下。

次日，便至東府去尋賈蓉，詳問墓道方向及墓佃姓名住址，並接洽南中家事。回到家裡，剛好小廝送上京報，見本日有一道旨意：周瓊加給尚書職銜，統率所部移鎮長江。心想這一來，探春也許還要回南，家裡事可怎麼辦？又不便寫信去問探春。

過了十來天，探春居然從周家搬來。原來周瓊奉旨調任，因要調動軍隊，帶同探春姑爺回去料理。俟到新任佈置妥了，再打發他來京考蔭。知賈府要探春暫時管家，留其在京等候，從此，便暫在大觀園住下。賈璉將家事接洽一番，就揀定日期，起程回南去了。

那日，王夫人叫探春和李紈、平兒都到上房，吩咐了一番。

探春等又至寶釵房裡仔細商量，決定仍在園門外議事廳內辦事。

即時傳下話去，將那幾間廳房先打掃收拾出來。每日上午，三人會齊了，都到那裡料理家務，過晌午方散。

探春起得最早。一日，在秋爽齋梳洗完了，看了一回海棠，方至王夫人處請早安。正碰著平兒，同陪王夫人說些閒話。聽那自鳴鍾報了辰正，便約平兒同往議事廳。此時，晴暉送暖，花影滿簾，二人談了許久，只不見李紈來到。探春道：「大嫂子往天也是來得很早的，別有什麼不舒服罷？」平兒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還瞧見他好好兒的！也許是今兒發榜，他心裡有事，顧不得來了？」

正說著話，吳新登家的、林之孝家的帶著一群家人媳婦們都來回事。一件一件的回著：先是錦鄉侯、臨安伯家裡的生日禮；又是治國公誥命亡故，應致祭幢尊儀；又是周姨娘的兄弟周德順成親，查例賞給銀兩；又是鄭好時媳婦請領內外各院涼棚工價，又是各坐落添補竹簾銀兩；又是各房來支月錢。平兒把舊賬底子都查出來，給探春看過，核對了，方才發給對牌。

林之孝家的又回道：「從前園子裡原有小廚房，自從奶奶姑娘們都搬出來，就把小廚房裁了。如今，又都搬到園子裡住著，又在這裡辦事，大廚房裡來回送飯，保不定時候大了，飯菜都是冷的。奴才想還是把小廚房再整起來。那裡一切家具都現成的，並不費事。」探春問道：「從前有小廚房的時候，各位奶奶姑娘大廚房的伙食還照舊開支麼？」平兒道：「原是照舊開支的。那回，我們奶奶看賬，挑了出來，從那月起就裁了。

「探春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把大廚房伙食撥了過來，歸小廚房辦，也無須另添動用。只有一件難處：如今園子裡住的人少了，沒什麼出息，誰肯白貼呢？」平兒道：「從前管小廚房的柳嫂子正窮著，五兒打發出去，也沒配人，娘兒倆靠著針線活計度日。若找他，沒有不來的。再找三兩個婆子做幫手，也儘夠了。

「探春道：「平嫂子，你先問問他願意不願意？再說罷。」林之孝家的退去。

忽聽得一片喧嚷，探春忙問：「何事？」婆子出去看了一回道：「是報喜的，蘭哥兒中了第四十五名。」探春、平兒皆喜，連忙吩咐預備賞封，又同至上房，向王夫人道喜。恰好李紈也在那裡，又都向李紈稱賀。探春道：「大嫂子如今是老封君了！這真是替大哥哥頂門壯戶，也不枉你一番苦節。」平兒道：「蘭哥兒自小就喜歡唸書，在老太太眼裡，也要偷著去摸摸書本。我們都說他要大發達的，果然不錯。」李紈喜極，卻暗自含淚。王夫人也想起賈珠不禁傷感！又想若寶玉在這裡，今年又一同中了，我們不知多們樂呢？想著，頻頻彈淚！一時惜春、湘雲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聽見喜信，齊來道喜。大家一片歡聲，才把王夫人想寶玉的心事岔斷。坐了一會，邢夫人、尤氏婆媳也來了，正和王夫人說得熱鬧。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岫煙等便抽空來看寶釵。

其時，寶釵月份已足，旦夕臨盆。王夫人不許他出房，只由薛姨媽看著，鶯兒、秋紋等照料起居，並預備應用物件。聞得蘭哥兒中了，也是暗中悲感！剛好眾姐妹走進，寶釵欲起立招呼，秋紋連忙上前扶住。湘雲笑道：「寶姐姐！你這樣大肚子彌勒佛，動也動不得，還要鼓興做詩。真算虧你！」寶釵道：「我關在房裡，實在悶得慌，借此解

悶，那裡是高興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你看那天的社作，到底那一首好點？」寶釵道：「當然是後來居上。不知跟你們的眼光對不對？」惜春道：「若說後來居上，你那首倒是最後到的。」寶釵道：「若算上我，又不是這們說了！我看雲兒那首，真是神來之筆。不知他怎麼想出來的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你沒瞧見那天的雲兒呢：拿著一枝花，坐在太湖石上，眼也直啦，手腳也不會動啦，連叫他多少聲，也沒吭氣，我怕他就此坐化了呢。幸虧打了他一下，他還會『噯喲。』不然，我就要哭出來了！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大家怕寶釵感觸，都不提賈蘭得中之事。邢岫煙自往裡屋見薛姨媽，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。等岫煙出來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才各散。

那天夜裡，寶釵似睡非睡，朦朧中見觀世音菩薩頭戴青兜，身穿繡竹白衣，抱著一個孩子遞與他。說道：「此子好生看著，將來蘭桂齊芳，榮福無量！」寶釵接過，見那孩子似粉裝玉琢，甚為可愛。一時醒了，便覺腹痛。秋紋忙將薛姨媽請起。那收生的王姥姥這兩天都留在下房住著，也趕忙喚了來。王夫人聽見也來了。且喜達生順遂，腹痛一陣緊似一陣，不多時便生下一個哥兒，老遠的就聽見啼聲。

王姥姥向太太、姨太太道喜，說許多好話。算來正是丑日寅時。寶釵喝了人參湯，神魂稍定，方將夢境仔細說了。只蘭桂二字記憶不真，似乎又是蘭蕙。王夫人聽了更喜，忙打發玉釧兒告知賈政。賈政正在周娘娘房中說話，聞知非常歡喜，便按著草字輩，取名賈蕙，字曰桂仙。那賈蘭泥金報捷之日，即是賈蕙玉麟誕降之辰，也算巧了。

一般和賈府向有世交的王公侯伯，以及近親密戚，如史、邢、王、薛諸家，聞說賈政的孫子中了進士，同日又添個孫子，都忙著道賀送禮，絡繹不絕。賈政因孝服未滿，並不開筵受賀。

只王夫人借著蕙哥兒洗三那日，在賈母常時設宴的內客廳裡，開個小小的家宴。探春、惜春、平兒、湘雲、岫煙、李紋、李綺，是日都打扮了，先至王夫人處道喜，又到產房裡向寶釵及薛姨媽道喜。姨媽正抱著哥兒，大家看了一回，都道：「他那神氣，活脫就是寶二爺的影子。」那哥兒也睜著小眼，四處瞧看。薛姨媽提起寶釵的夢來，眾人都覺稀奇。

湘雲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那杏花詩『明日來看綠葉新』，這就是綠陰青子了。我常說你的行事待人，必有後福，你總不信。轉眼哥兒大啦，同他哥哥似的中了舉，中了進士，不就是後福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點點小血泡兒，知道他大了怎麼樣呢？」惜春道：

「菩薩預言的，豈可不信？」探春道：「說起來也快，蘭小子頭兩年還是孩子氣，我看見他跳進跳出，手裡拉著小弓射家雀兒呢！如今可不是功名成就了麼？」邢岫煙道：

「世間早達的多著呢！就是琴妹妹的公公梅翰林，也是十四歲中舉，十七歲中進士，升到了侍讀。因為告終養耽誤了，不然，早就上去啦！」

平兒叫小丫頭拿過來一罐桂元膏，說道：「產生吃這個最相宜，又好吃，又保養身體。寶二奶奶，你嚐嚐試試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倒像二哥哥說的，那王道士傳的治妒的方子就是冰糖蒸鴨梨一味，又甜又好吃，吃一輩子也不嫌多。」大家正笑著，尤氏婆媳也來和寶釵道喜。掏出一顆小金印，一座白玉小壽星，說道：「這是一點小意思，哥兒早早的做了官，抓了印把子；活的比老壽星還長。」寶釵接過，叫奶子抱過哥兒來謝謝大奶，但願將來都如大媽的金口。

秋紋進來說道：「大太太來了，太太請奶奶姑娘們上房坐呢！」眾人便一同出去，見邢夫人帶著嫣紅，已款步進房。先向王夫人道喜，和眾人也都見過。王夫人讓邢夫人坐炕。尤氏見李紈在這裡，笑著拉他的手，說道：「珠大嫂子，我真想不到你這們快就當上了老太太！記得娶你的時候，我也在這兒。

大家說老太太福氣大，老太太還說笑話『要等著珠兒媳婦做了老太太，我才走呢！』如今，你做了老太太，可惜，只差了兩年，老太太趕不上了！」李紈笑道：「我那裡有你那樣現成的福氣，早就當上老太太啦！」尤氏笑道：「那銀子科的進士花錢捐來的，算得什麼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老太太雖然歸西去了，我們大家還靠著他老人家的福氣呢！」

邢夫人見了尤氏，便問道：「你琮兄弟可常在東府裡？他的弓馬學得上麼？」尤氏道：「我聽他大哥哥說，琮兄弟天天來的，鞍馬很穩，馬射也跟上了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工夫好歹還在其次。我只怕他借名去習弓見，不定跟環小子往那裡瞎跑去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那裡都像環兒呢？若不是那黑心的娘，也不會養出那孽種來的！」

尤氏見著平兒，又想起鳳姐來，笑向平兒道：「你如今也是二奶奶了，我回來還要打攪你去。」平兒道：「如今沒有我們奶奶了，奶奶還肯到我們那屋去麼？那真是太陽接西邊出來了！」尤氏又道：「我聽說你二爺回南去，眼下到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前五天才由運河走的，若沒阻滯，許過了德州啦，也還沒有來信呢！」

王夫人、李紈請他們都到廳上去坐。雖然不舉樂，不唱戲，卻傳了一班女先兒，在那裡說書。轉過那院，便聽得弦索角鼓之聲。廳上本族各房堂客已到了不少，見了王夫人和李紈，一一見禮道賀。花團錦簇擠滿了一屋子，也分不清誰是誰！只賈蘭之妹喜鸞，賈瓊之妹四姐兒，那年賈母八旬大慶，曾在園子裡住了兩天，和探春等熟識，便一起坐下。王夫人又請薛姨媽出來坐了首席。然後，吳新登、林之孝等帶領眾家人至廳前叩頭行禮。又是各家下媳婦、各房丫頭都來叩頭，鬧了許多時方畢。王夫人歸坐，這才開宴。

女先兒上來叩喜，請太太、姨太太、各位奶奶、姑娘們點唱。薛姨媽道：「這都是聽熟了的，怪煩的。你揀那新鮮有趣的說罷！」女先兒陪笑道：「新近出了一部書，叫做《雙誥圓》是唐朝張蘭的故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把那書中情節先說個大概，給姨太太聽聽。」女先兒笑道：「這張蘭早年失怙，虧得他母親撫養成人，做到狀元宰相。他叔伯兄弟張桂，也是孤子，張蘭供給他唸書，也中了第。這還不奇，直到後來，他兩個人做了左右丞相，對秉朝綱。那時，兩位太夫人尚在，皇上敬他孝友之家，都給了封誥旌表。還給他一方匾額，是『蘭桂齊芳『四個大字。這就是《雙誥圓》的一段佳話。」薛姨媽聽到「蘭桂齊芳」四字，笑對王夫人道：「原來這四個字也出在書上，你說可巧不可巧呢？」王夫人聽了，也自合意。便道：「你就說這個罷。」女先兒下來，即時按弦應節，從頭說起。探春聽到書中情節，笑對李紈道：「這段書簡直如同替他們編的一樣。可也奇怪，那『蘭桂齊芳』四個字，咱們又沒說出去，他如何會知道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古來說部，咱們沒見過的也多得很，這也斷不定是編的。可是，在今兒說，總算湊巧了！」喜鸞道：「我聽說從先老太太過元宵節，他們說的書還有『王熙鳳』呢？難道也是編出來跟當家奶奶打趣的不成？」

湘雲道：「後來鳳姐姐到廟上去求籤，簽上還說著『王熙鳳衣錦還鄉。』那是刻板的，誰編得了呢？咱們別瞎批評了！」

此書說完，又說了一本《諸葛亮大破曹營》直說到曹操割了鬍鬚落荒而走，大家聽得都笑了。湘雲道：「曹孟德做了一世的奸雄，也有倒霉的時候。」喜鸞道：「若是昭烈始終依著孔明之計，聯吳伐魏，就許把曹賊打平了呢！」探春道：「歷來論史的，都罵操莽。依我說，那曹操還是好的，他始終只做到漢丞相，倒是兒子篡位，把他貼在裡頭。後來，那些奸臣被兒子迫他纂位，又做不成皇帝，那才是笑話呢！」接著，又聽了幾段。直到開了晚席，方才歇息。

過幾天，賈蘭又要赴中和殿覆試。殿廷嚴密，不比考場擁擠，王夫人李紈等自可放心。

此時，吳巡撫內轉了史部侍郎，奉旨點派閱卷。見賈蘭這本卷子經經緯史，典裁淵雅，足為全場之冠，便取列第一。及至揭榜，方知是賈政的長孫。他和賈政交情素厚，又動了愛才之念，有意成全賈蘭一個鼎甲。那天，從內廷下來，不回住宅，即赴榮府拜見賈政。說起賈蘭文章，大為誇獎，又說道：「場中一見此作倜儻不群，便料定是名下英彥。今知出自文孫，足見家學淵源。兄弟看卷中寫作，不但有扛鼎之望，將來必要大成的。」賈政只有謙遜。

吳侍郎便要看賈蘭的卷頭。原來那時風氣：新貴殿試以前，都要預做對策。前幾行的空話，拿大卷寫了，凡是朝貴中有交情，可望閱卷的，都預先送去。名為卷頭，如同關節。賈府勳舊人家，交遍公卿，只因賈政素來走四方步的，一處都不曾送得。此刻，吳侍郎說起卷頭，賈政不便峻拒，只說「小孫出門投謁，改日再令登堂。」吳侍郎便走了。到得賈蘭回來，賈政告訴他吳侍郎一番說話。又正色說道：「殿試只爭前三名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咱們世祿之家，應該讓與寒■才是。你只到吳老師那裡拜謝，那卷頭不必送了。」賈蘭遵命。緊接著便是殿試，吳侍郎又派了讀卷大臣。那頭一個讀卷孫太傅，是吳侍郎的老師，定到前十名，都和他商量。吳侍郎要尋賈蘭的卷子，總認不准，好容易看到一卷，筆跡有些相似，便薦與孫太傅，列在第一本進呈。等到小傳臚那一天唱出一甲一名，卻另是一個姓王的。直到二甲前頭才見賈蘭的名字，吳侍郎非常歎惜！又接著朝考，賈蘭也取在一等十幾名上，引見下來，點了翰林院庶吉士。

賈政領他到宗祠拜祖先，自有賈珍賈蓉等接待道賀。賈政道：「蘭兒的筆下，承平時做個詞臣還可勉強，此時卻嫌他空疏無用。倒不如你們學習弓馬的，可以替國家出力。」又對賈蘭道：「你這回沒得著鼎甲，看著似乎可惜。要知道，咱們家自從榮寧兩公以下，都是講究要守分吃虧的，到後來又何嘗不如人呢？就是你少年僥倖，不靠著祖功宗德，那能如此便宜？

要自己知道愧勵才是。」賈蘭忙答應「是，是。」賈政又帶他去謝代儒。代儒一生蹭蹬，居然有個學生點了詞林，比賈政還要喜歡，說了許多好話。

賈蘭回至榮府，又重新拜見尊長，各自有一番嘉勉。李紈想起從前千辛萬苦，才有今日。又想起賈珠不及見兒子成名，不覺淚如雨下。對賈蘭道：「你如今總算科名到手，

可知道你母親賠了多少心血在裡頭？也不是容易來的！你進家學的時候，只同環三叔在一起，如今他走他的路，你走你的路，便有天淵之別。人生一世，步步都有歧途，別以為得了科名。那進士翰林，也盡有潦倒一輩子的！就看東府裡大老爺，也是進士出身，怎弄得道不道，俗不俗，一無結果呢？你要想做何等人物，從今日起，就要立定腳跟、豎起脊梁往前奔去！若以為僥倖寸進，便志得意滿，那可沒有指望了！」賈蘭句句答應著。娘兒倆正在說話，碧月回道：「三姑奶奶、史姑奶奶來了。「李紈連忙請進。賈蘭向探春、湘雲磕了頭，先自退出。這裡探春坐定，對李紈道：「我今兒不是白來的，要跟大嫂子說一件事。說成了，還要吃你的喜酒呢！」湘雲道：「他說他的，我還要說我的呢！」欲知他們所說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